

「李善人」与门头沟

袁树森



在门头沟老人的记忆里，“李善人”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是他于民国初期在门头沟的斋堂川开办了斋堂煤矿公司，修筑了从城子通往木城涧的“门斋铁路”，即现在的京门铁路西段。

“李善人”不是指独立的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家族，几代掌门人都被称为“李善人”，其中在斋堂开办煤矿、修建门斋铁路的主要是李士珍和其侄子李宝谦。“李善人”是天津人，天津有这样一民谣：“高台阶，黑大门，冰窑胡同‘李善人’。”“李善人”原籍江苏昆山，清康熙年间来到天津卫落户，居住在北门里户部街。后来迁到了天津东门内二道街东头的冰窑胡同。李家在天津初露头角的是李春城。李春城（1826—1872），字筑翁，在李家本族中排行第八，被称为“李善人”的第一代。在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，举“孝廉方正”，先以州同知用，复叙为通判知州，后又捐纳员外郎，于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授授刑部四川司员外郎，不久告归回天津。“李善人”的称号是从李春城这一代开始的。他的正妻吴氏，被称为“李八老太太”，平时好吃斋念佛，为了向别人显示她的“心慈”，好做“善事”，经常买些活鸟、活鱼“放生”；遇到家中喜寿大事，待客的酒席一律不准上鸭子，说是不愿“杀生”。

李家因经营盐业起家，家道殷实。发家之后，李春城对各地庙宇大事布施，每到冬季，向贫民施舍棉衣，开设粥厂，舍小米粥，周济穷苦人。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到李家讨饭，均给予接济，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传，李家“乐善好施”，是“善人”，李家也欣然接受。后来，李家又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厂庵开设了“李善人粥厂”，专门收容乞丐。李春城死后，其子孙继续办“善举”。清廷官方或天津士绅要办一些赈济，经常推选有声望的李家出面主持。于是，“李善人”的声名就广泛流传开了。

李春城有四子：士铭、士珍、士钰、士铨，在门头沟办实业的是李春城的次子李士珍。进入民国之后，李士珍（1853—1928）退出官场，致力于兴办实业。他管理家产并经营盐业，参加创办天津殖业银行，在京西开办斋堂煤矿，并与其兄李士铭、弟李士钰等人共同投资，成立了斋堂铁路公司，修筑了从门头沟（城子）到斋堂、板桥的运煤铁路，这是北京早期的商办铁路之一。

斋堂是门头沟的一个重要产煤区，特别是当地出产的烟煤，是火车、轮船、工业锅炉、炼焦的燃料和原料。1918年，北洋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斋堂煤炭股份有限公司，次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公推天津的李士珍为董事长，负责组织公司事宜。李士珍提议，修筑一条铁路，以解决煤炭外运问题是当务之急。为此，经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在原有股金100万元的基础上，再续招路股300万元，依照民办铁路

法，呈请交通部备案，修筑一条东起门头沟火车站，西到斋堂的铁路，全长63公里，定名为门斋铁路。这是北京地区第一条民办铁路。此议当年就得到了交通部的批准。1923年，门斋铁路勘测设计完成，一切筹建手续也已齐备，于是正式成立了门斋铁路公司。经过几番周折，1924年4月，门斋铁路正式开工建设。

门斋铁路从门头沟（城子）火车站起，经琉璃渠、龙泉雾、野溪、斜河涧、水峪嘴、丁家滩、韭园、色树坟、王平村到清水涧口止，长25公里，这是干线的第一段。自清水涧口起，经清水涧、桃园、大台、宅舍台到板桥止，长8公里，此为门斋铁路支线。到1927年2月，第一段和支线竣工。自清水涧口起，经安家庄、雁腿、下马岭、傅家台、青白口、军响到斋堂止，全长30公里，此为干线第二段。原计划这段铁路按照第一段那样，修成正式的宽轨铁路，但因资金不足，仅从清水涧到傅家台，因陋就简，在荒河滩上铺设了一条轻便铁路。这段铁路从1928年1月开工，同年6月竣工。用人力推车，勉强维持运行。到1929年夏，山洪暴发，把轻便铁路冲毁了。门斋铁路公司向银行贷款10万元，于1931年夏，将轻便铁路修复，并向西延伸到斋堂矿区。门头沟火车站原在城子煤矿煤仓处（后来的水煤浆厂），于京门铁路门头沟站近在咫尺，但是两条铁路并不相连，从山区通过门斋铁路运出来的煤炭在这里卸车后，用马车运往京门铁路的门头沟站，再运往京津地区，老百姓把这种中间环节的马车运输叫做“盘蛋”。

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，但“李善人”家族和股东们极力维持着门斋铁路和斋堂煤矿公司的经营，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。因缺乏资金，斋堂煤矿公司一直未能开矿采煤，仅依靠门斋铁路沿途收购和运输斋堂、大台、王平村等处的煤炭而勉强维持。日军侵占京西后，在大台开了煤矿，强迫门斋铁路公司为其运煤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李氏家族重新收回了被日本侵略军霸占了8年的门斋铁路和斋堂煤矿，由李宝谦担任斋堂铁路煤矿公司董事长。当时门斋铁路设备损坏严重，已无法运营。李宝谦（1887—1976），李士钰之子，名益臣，字宝谦，是“李善人”家族第三代。他一生致力兴办实业。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，于1976年去世。

门头沟解放后，已经破产的门斋铁路公司尚有20多人留守，利用在门头沟火车站的三道岔岔商存煤，向借地盖房的居民收取地皮租来勉强维持。1957年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，将门斋铁路的股份从李宝谦等股东手中买回，收归国有，经国务院批准，门斋铁路由铁道部北京铁路局接管。至此，门斋铁路公司即告结束，其名称也不复存在。门斋铁路公司原址在城子铁道西原煤建公司处，现已无踪迹。

上苇甸沙土洞的故事

陈世杰 口述 李淑英 整理

（一）
上苇甸洞儿沟

从1940年到1945年，上苇甸村被侵华日军大扫荡了50多次，一般扫荡数不清。这村的民兵经常配合八路军在夜里端鬼子的岗楼、打清乡队。那时主要是自身武器弱，但是因为地形熟悉打敌人也有利。夜里正是敌人犯困的时候，民兵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，敌人感觉着民兵们很厉害就叫他们是“麻猴子”，管上苇甸叫“麻猴子窝”。此后，管上苇甸人都叫“麻猴子”，只要逮着就捆就杀，老百姓只好躲进山里。

以前的八路军联络站设在上苇甸乡公所——庵庙。自打日本鬼子实行了“三光政策”后，全村的房子都被烧光了，八路军的联络站只好迁到了上苇甸后街的洞儿沟。后街张湾儿东的洞儿沟北半山腰有一些沙土洞儿，大小五个洞儿，一共两层。光大洞儿就能盛三四十人。外面山腰上长满了荆蒿和小树，便于隐蔽，几米外一点都看不

见。更可取的地方是大沟里有一口小水井，久旱不干，老有水吃。大旱年头儿别处都没水了，这儿还有水，八路军人马就到这饮水。洞里冬暖夏凉，能住人能做饭，还有放灯盛家具的地方。二层多是“鹞子翻身儿”，从一层往上看是个无口的黑井，谁知井壁上有登坎，扒着坎儿往上一翻就到了井壁的小洞儿里，鬼子就是进了一层也不知道怎么上去，朝里放枪也打不着。

平时，征粮、征兵、要鞋、开民兵会研究敌情、开党员会都在这里。上级派人来说事联系也在这儿。后来，妙峰山的鬼子每次扫荡从十八盘下来过大沟，因有人告密沙土洞儿就被鬼子发现了。在这以前，上苇甸村的村民曾豁出性命来保护这个联络站。据老人说，沙土洞儿清朝时就有了，原先里面有佛龛，知道由来的是小名叫喜头的，他哥哥当年被日本鬼子打死了，听说后来他在延庆安家了。

（二）
三壮保护沙土洞

1942年夏天，三壮（大名李章）在担里山上放牲口被汉奸认出是上苇甸的人，然后告了密。鬼子知道后就将他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敌占区，非要他说出上苇甸的军粮藏到哪儿、八路军的伤员藏在哪儿、沙土洞儿在哪儿。三壮当时四十来岁，自幼给地主扛活，日本鬼子杀了他的母亲，他哪里会给鬼子当汉奸。鬼子军官拔出大洋刀吓唬他说：“不说真话就死啦死啦地！”三壮就是不说，于是敌人就把他圈在小黑屋里整整三天三夜，不给一口饭吃，不给一口水喝。鬼子审他，汉奸引诱他，用枪托砸他、用皮鞭子抽他、用辣椒面灌他……用尽了毒刑还是没有撬开他的嘴。

第四天，鬼子把他绑在马上押到了上苇甸。

敌人一见村里没有人，硬说“麻猴子”藏在山洞里，就让三壮带路去找。昏迷中的三壮头破血流遍体伤痛，他清楚地知道后街的沙土洞儿里藏着八路军的粮食、八路军干部也时常在那儿开会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就是豁出命也绝不能说真话。他把鬼子带到了李增洼的炭洞里，没有找到人。鬼子军官说不是，又要他找沙土洞儿。三壮又把敌人带到了白土岭的一个小洞，鬼子军官一见又不是便暴跳如雷，命令两个鬼子把他推上了陡岩用刺刀左右向他捅来。

夜黑呼呼的，没有一点儿星亮。鬼子的人马走了，三壮为了保护沙土洞摔进了深谷。后来他被救了。

啸傲魏晋

廖华玲

近日读一部有关金庸的传记，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书稿原名其实为《啸傲江湖》，只是后人据其谐音讹传为“笑傲江湖”。不知这种说法有没有考证，不过依金庸先生的文学和历史功底，“啸傲”确实要有意境些，那是一种从心底呐喊出的悲愤与傲气。

“啸”是什么？一种歌吟方式，无切实的内容，不遵守既定的格式，只是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雅、一腔心曲，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直抒胸臆。说通俗点，“啸”相当于现代的“吹口哨”。在岳飞的《满江红》中，我们听到过“仰天长啸”；在《水浒传》里，我们听到过梁山好汉“啸聚山林”；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“竹林七贤”的砖画上，我们听到过阮籍的歌啸，用口哨吹出的旋律“与琴声相谐”。

阮籍，三国时期魏国诗人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其诗歌的最大特色便是隐晦，或许他只有通过“歌啸”这种形式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。魏晋几朝更迭，然而乱世出俊才，众多文人雅士打造了“魏晋风骨”的名片。那时的女人在唱“天无涯兮地无边，我心愁兮亦复然。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”；男人在弹琴饮酒赏菊吟诗，时不时飘然脱俗、孤傲狂狂的一声“长啸”。

啸兴盛于魏晋，不假，可啸却不是魏晋名士所首倡，其实早在《诗经》里就多次写到“啸”，如：“不我过，其啸也歌”，“啸歌伤怀，念彼硕人”。以女性形象为主的爱情诗和婚姻诗是《诗经》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，因而《诗经》中描写的啸者也多为女性，且心怀忧怨。妇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平之气，或许只有古代的“窈窕淑女”能为之。不过，啸也不完全是用来承载情感的，在某些施巫术的场合，嘹亮的“啸”声时常响起，解

祸福、祈雨水。至东汉时，这种傲然自得的啸音逐渐进入了那些行为旷达、不受世俗礼法拘束的文人隐士的生活圈。到了魏晋，俯仰啸歌，简直是一种“啸”风行。

魏晋之际，天下多故，政权走马灯一样更迭，文人名士的仕途难料，于是吟啸、讽咏或啸咏便出现在各种场合。大庭广众上放声长啸，若无旁人般地“吹口哨”起哄，在现今看起来这怎么会是文人的表现？可回到魏晋的时代背景下，那却是他们追求的一种文化姿态与政治诉求。其实，啸是表象，傲是本质，《世说新语》就用“傲然”来形容啸咏时的神情。而“啸傲”一词则更有意境，如：郭璞《游仙诗》所写的“啸傲遗世罗，纵情任独往”；陶渊明《饮酒诗》所吟的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。

对于魏晋时期的吟啸，是否可以把它理解成“长吁短叹”或“扼腕感慨”。如果是，它便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声音，谈不上乐趣，也和讲风骨、重风雅的魏晋名士的气质不相匹配。可实际并非如此，《世说新语》中有“善歌啸，闻者流连”的记载，而阮籍的歌啸“与琴声相谐”，可见啸声是有旋律的、动听的、优美的。不过，啸声中没有歌词，这是由啸的发声特点决定的：重在吹，而不是唱。

唐代，文人吟啸的已经不多，但仍能听到一缕余音。王维的《竹里馆》中有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；李白的《游泰山》中有：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。唐以后，吟啸之风渐息。

魏晋风度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，宽衣大袖飘逸着超然脱俗的哲学。一声长啸，傲然于魏晋，无不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感到震撼；啸傲魏晋。

区文化委员会
区图书馆协办

推荐一本好书

世界很冷，《小王子》很暖

——读《小王子》有感

《小王子》这部童话，最有印象的是“它是一本给成人看的儿童书籍”，“在它富有诗意的淡淡的哀愁中蕴含着一整套的哲学思想。”这本给成人看的儿童童话包含着象征意义，这些象征看上去既明确又隐晦，因此就格外的美。我不知道这部阅读率仅次于《圣经》的童话，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。正值区图书馆向我校赠书以供学生阅读之际，突然发现了《小王子》这本童话，于是，我手中捧起了这部书，感受《小王子》中蕴含的诗意与哲学思想。

说实话，我开始读的时候，并没觉得它怎么的吸引人。但是，有一天我清晨醒来，突然脑海里有一个小小的金黄色头发的小人，用他细小的声音说：“劳

驾——请给我画一只绵羊吧！”我再努力地回想这种声音，在一霎那间，我明白了，小王子，已经在我的记忆中存在。这让我再一次读圣艾修伯里的那些文字，这次的阅读，我才渐渐地感受到了这部“唯一一部写给大人看的童话，一则关于爱与责任的寓言”的奇迹。

小王子是一个忧郁的小人儿，他来自一个很小很小的星球，他很容易忧伤，多愁善感。一次和作者在撒哈拉沙漠中相遇，于是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朴实无华，没有离奇的情节，但是里面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哲理。

现在的我们已经长大成人，所有的事在我们眼

里已经不是那么的简单和质朴，我们会为了一件鸡毛绿豆的小事而争风吃醋，也会为了不起眼的名利而勾心斗角。

“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的，应该用心灵去寻找。”读读《小王子》吧，最好与孩子一同阅读。这本有着孩子的思维方式，却具有大人的智慧书告诉我们很多很多，我们知道了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学习，或者，正是稚气未脱的他们，才会教会我们许许多多爱的真谛与原始的质朴。小王子的勇敢与执着，小王子对生命的看法，难道不足以让原本短暂的生命持续得更长，闪耀出更多的光彩来吗？

黑山小学 丁叶 / 文

